

植物與帝國：《南方草木狀》 與魏晉時期的嶺南記憶

胡 頌^{*}

提 要

晚漢晉宋之間，由於南向開發與海洋貿易，記載南方特有動植物的異物志蔚然成風。此一豐富的寶庫除了作為博物談資外，更重要的功能毋寧是協助帝國在知識上掌握陌生新疆域，進一步將之安置於恰當位置，成為可言說的「天下」的一部份。值得注意的是，士人雖共享此一知識庫，但個別的選擇與融裁卻可能呈現出不同意態，進而使帝國採取不同行動。本文以西晉末年嵇含準備赴廣州刺史任前所作《南方草木狀》為例，觀察他如何透過博物知識的記錄將南方納入「天下」。以「狀」為名，無疑帶有將地方情實上達的意圖，而本書與其他異物志最大的差別，即在特別著意於南方物產進入中原王朝的歷史紀錄。相對於漢武帝朝的珍異物資攫取，嵇含明顯更傾向進一步掌握土地之宜，透過土貢將地方納入國家的資源流通網絡。書中對「南北異宜」的強調既是以地方的有限性作為共同體存在必要之依據，也在物產與人才的類比傳統下帶有對南方秀士難以進入朝廷的諷諭。關於南方的博物知識紀錄雖往往以「奇」、

本文於 110.10.25 收稿，111.03.16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DOI:10.6281/NTUCL.202203_(76).0002

「異」為標舉，但《南方草木狀》為我們展示了另一種可能：透過與土地、人民息息相關的植物，重新認識其所生長著根的「日常」，進而打破「彼／此」的思維範限，將嶺南納入「天下」，也藉著嶺南帶「中州之人」走向更廣闊的「世界」。透過對《南方草木狀》的考察，本文希望反省一般討論帝國擴張時對東方主義式「他者」的強調，思考另一種成為共同體的模式，並提供一個觀察中國博物之學發展脈絡的可能視角。

關鍵詞：南方草木狀、異物志、博物學、嶺南、土貢

Plants and Empire: *Nanfang Caomu Zhuang* and the Memory of Lingnan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Hu, Chi*

Abstract

From the late Han period to the Liu Song dynasty, due to southbound development and overseas trade, the documentation of special southern species gradually flourished. These valuable documentation databases served not only as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topics but also helped the empire to dominate this new intellectual territory which further could be pronounced as the part of the imperial world. It's worth noting that although intellectuals shared the same database, their individual selection and editions of the database gave "south" different meanings and led to different imperial policies toward the "south."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Nanfang caomu zhuang*, written by Ji Han as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position of the governor of Guangzhou, to see how he utilized the knowledge of natural history to make the "south" become a more recognized region. The word, "zhuang," indicates the intention of introducing the local specialties, and the special interest on the documentation of southern tributes. And this kind of interest also distinguishes *Nanfang caomu zhuang* from other writings. Comparing to Emperor Han Wu's ambition to conquer and colonize the periphery of the land, Ji Han obviously preferred to the local as the core resources of the empire in terms of tribute system. The focus 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 in plant growing severed as evidences of the necessity of administered redistribution, and a reminder of

*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risk of bureaucracy's ignorance of southern intellectuals. Finally, although the documentations often boast the wonder and exotic of the southern species, *Nanfang caomu zhuang*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Through the plant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ople and the land, readers in central China could learn the "daily life" of the south and break out of the frame of normal and abnormal. In other words, by incorporating the "south" into China, Chinese people may therefore move toward a broader "world". Overal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Nanfang caomu zhuang*, this article would like to provide an empire model which focuses on how to formulate the sense of being community rather than differentiation and isolation, and to seek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ural history.

***Keywords:* *Nanfang caomu zhuang*, record of strange things, natural history, Lingnan, tribute**

植物與帝國：《南方草木狀》 與魏晉時期的嶺南記憶^{*}

胡 頌

一、前言：博物之學與帝國

東晉被貶交州的俞益期在寫給韓康伯的信中稱道檳榔「最南遊之可觀」，詳細描述樹葉、枝幹、花卉、果實後，不無惋惜（或略帶炫耀地）說道：「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殖，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恨深。」¹ 另一方面，被苻堅帶到長安的習鑿齒則驚喜地在北地見到製作胭脂用的紅藍花，進而明白匈奴喚妻為「閼氏」的由來，並承諾日後會帶紅藍花的種子給燕王看。² 同樣關於種子，王羲之的回信給遠至蜀地的周撫時特別請他寄來信中提到的果樹種子，並語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20年12月21日中研院東亞計畫與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聯合主辦「日照高山：東亞文化意象與華文文學」青年學者論壇，又於2021年1月27日中研院文哲所「魏晉南北朝與周邊世界」讀書會報告，蒙講評人甘懷真先生、劉苑如先生，主持人廖肇亨先生及與會師友多所指正。並承兩位審查人惠賜寶貴建議，謹申謝忱。

¹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36，〈溫水〉，頁3015。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87，〈菓部下·檳榔〉，頁1496-1497。

² 東晉·習鑿齒：〈與燕王書〉，西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10，〈匈奴列傳〉，頁2888。司馬貞《索隱》引。

帶央求道：「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為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³ 殘留的魚雁尺牘反映了此一時期士人如何一面在廣袤的土地上移動，一面拾起過去僅在文章典籍中驚鴻一瞥的名物，仔細凝視，並藉之勾勒出孕育、環繞這些「物」的風土、氣候、山川與人文。⁴

然而，士人追求博物知識的意義實不僅止於好奇興趣。左思在為〈三都賦〉作序時，既沒有帶入西晉時政說明寫作背景，也沒有進一步闡發苑囿都城賦寫作傳統，而是巧妙地透過「采詩觀風」一傳統，將作為古詩之流的「賦」與作為物貢之「賦」相連。於是，「詩人之賦麗以則」不再只是修辭與道德的問題，而上升為關乎「任土作貢」、「辯物居方」的經國之大事。在此一基礎上，前代賦家的誇飾遂成為嚴肅問題：

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⁵

同樣的反省也見於稍後皇甫謐、劉逵、衛權的序中。⁶ 事實上，〈上林賦〉生非其壤的何只盧橘？「盧橘夏熟，黃甘橙棣。枇杷樛柿，棃奈厚朴。栲櫟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藟棣，答遼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⁷ 從江南到西域，

³ 東晉·王羲之：〈雜帖〉，收錄於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冊，《全晉文》，卷22，頁1583。

⁴ 關於南朝士人探索異域的濃厚興趣，見田曉菲：《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頁64-80。

⁵ 西晉·左思：〈三都賦序〉，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4，頁81-82。

⁶ 西晉·皇甫謐：〈三都賦序〉，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卷45，頁1003。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92，〈文苑傳·左思〉，頁2376。

⁷ 西漢·司馬相如：〈上林賦〉，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卷8，頁163-164。

琳琅滿目的物種無一產於長安。這天南地北奇花異樹的風景，自然不僅出於單純誇飾修辭需求。據《三輔黃圖》，漢武帝於元鼎六年（111 B.C）破南越後在上林苑建扶荔宮，種植所得珍稀草木。⁸《西京雜記》也記有初修上林苑時，天下四方各獻名果異樹兩千餘種。⁹正如王觀國所言：

上林者，天子之宮苑，四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于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有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方之物畢致也。¹⁰

王觀國將玉樹、比目、海若等「出非其所」而為左思詬病之物，一一安置回武帝求仙、封禪的歷史脈絡，說明帝國風光中「託有於無」的其來有自。然而，比起評斷孰是孰非，此一「誤讀誤解」毋寧更根本地展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擁有天下」的方式。

左思為作〈三都賦〉，特別向前蜀郡太守之子張載請教岷邛風土，又求任秘書郎以稽驗方志、地圖，詳考山川城邑、鳥獸草木。然而，當陸機北上赴洛聽聞左思欲作〈三都賦〉時，竟撫掌大笑，在致陸雲家書中鄙夷道：「此間有儋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¹¹比起恃才傲物，陸機嗤笑中更多的恐怕是對拿下東吳不到十年的晉室能掌握多少江南風土知識的質疑。¹²相比於較早歸順的蜀漢，南方這片長久作為敵國的疆域無疑十分棘手，

⁸ 漢魏·佚名著，何清谷校釋：《三輔黃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3，〈甘泉宮〉，頁208。

⁹ 東晉·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雜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卷1，頁52-53。

¹⁰ 北宋·王觀國：《學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851，卷7，頁9-10。

¹¹ 唐·房玄齡：《晉書》，卷92，〈文苑傳·左思〉，頁2377。

¹² 值得一提的是，陸機給陸雲的家書中也充滿了關於洛陽這座本只屬於「文字與歷史」的城市的紀錄。田曉菲根據《晉書·左思傳》中陸機入洛本欲作〈三都賦〉的軼事提出這些觀察與《洛陽記》作為〈三都賦〉副產品的可能性（雖然左思的第三座都城是曹魏的鄴城而非司馬氏的洛陽）。Xiaofei Tian, *The Halberd at Red Cliff: 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pp.167-172.

是以晉武帝策問以吳地秀才身分北上的華譚時，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便是：「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趙眚，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為先？」¹³ 如何在名義上的統治後進一步掌控、納入、馴化，使東吳舊土真正成為晉室「天下」的一部分，是史書中種種南北相輕、選舉任用問題背後最根本的議題。¹⁴ 從這個角度說，左思耗費十年寫就〈三都賦〉令陸機「歎伏」，也不只是他個人的成功，更象徵了帝國在知識面上「掌握」疆域的成功，因而反覆為註者與史家強調。更進一步說，如譙周、薛瑩等由蜀入魏、由吳入晉士人所作的地方異物志，乃至更長時間段中對涼州、交廣等「邊陲」之風土物產記錄，無疑在此一「納入天下」的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據王晶波考察，晚漢至唐前關於嶺南異物志錄有東漢楊孚《異物志》（又作《南裔異物志》、《交趾異物志》、《交州異物志》）、孫吳朱應《扶南異物志》、康泰《吳時外國傳》、萬震《南州異物志》、薛瑩《荊揚已南異物志》、陳祈暢《異物志》，作者不詳的《南方異物志》、《南中異物志》、《南中八郡異物志》、《鬱林異物志》、《廣州異物志》，¹⁵ 以及專注於草物的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徐衷《南方草物狀》等。¹⁶ 學者對晚漢至晉宋間異物志勃興

¹³ 唐·房玄齡：《晉書》，卷 52，〈華譚傳〉，頁 1450。

¹⁴ 關於晉朝南北矛盾，見寧稼雨：《魏晉風度：中古文人的生活行為的文化意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 年），頁 28-42。

¹⁵ 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2000 年第 1 期，頁 178-184。

¹⁶ 關於諸書輯佚整理的工作，見（日）內田吟風：〈『異物志』考：その成立と遺文〉，收錄於佛教大學歷史研究所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會編：《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京都：同朋舍，1977 年），頁 275-296。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個別輯校有邱澤奇：〈漢魏六朝嶺南植物「志錄」輯釋選（一）：萬震《南州異物志》〉，《中國農史》1987 年第 3 期，頁 91-100。東漢·楊孚著，吳永章輯佚校注：《異物志輯佚校注》（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吳·萬震著，陳直夫校釋：《南州異物志輯稿》（香港：陳直夫教授九秩榮慶門人祝賀委員會，1987 年）。晉·徐衷著，許雲樵輯註：《南方草物狀輯註》（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70 年）。

及其對南方的鍾愛多有所述，大體可歸為內部的博物好奇風氣，與東吳以降南向開發、海洋貿易等社會經濟背景交織而成的產物。¹⁷ 然而，由前面的討論不難發現，對於遠方風土物產的記錄，除了「發現」之外，也是一種「再現」與「安置」。如薩伊德透過《東方主義》揭示的：對於「他者」的描繪並非出於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文化藉由一系列制度、學術、意象、教義生成相關論述模式，以鞏固「自我」的實踐。¹⁸ 西方博物學與旅行書寫的研究，也充分展現「客觀」知識記錄如何與帝國的權力、知識結構息息相關。¹⁹ 歐洲帝國主義與

¹⁷ 較早注意此一現象的向達與其後的內田吟風、王晶波等歸之於南海交通貿易與南方開發的進程。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63-564、567。（原載於《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6號，1930年11月）。（日）內田吟風：〈『異物志』考：その成立と遺文〉，《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頁281。王晶波：〈《異物志》的編纂及其種類〉，《社科縱橫》1993年第4期，頁65。其中郁冲聰特別具焦於東吳時期對交州的深入開發與統治。郁冲聰：〈從幾種《異物志》看東吳對交州的統治——兼對東吳交州地區《異物志》產生原因再探析〉，《中國地方誌》2017年第10期，頁24-33。王庸則認為與隋唐前北方士人南遷相關。王庸：〈漢唐間之異物志〉，《王庸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265-270。（原文載於《史地雜誌》第1卷第2期〔1937年7月〕）。另一方面，胡寶國延伸王瑤中古人求仙寄託之說，推測異物志勃興的內在動力之一是六朝求異好奇的學術風氣與南方地處偏遠的神秘色彩。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67-170。

¹⁸ （美）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新北市：立緒文化，2011年）。

¹⁹ 關於西方博物學的興起與知識架構典範轉移的關係，見（法）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頁165-217。帝國如何藉由旅遊書寫不斷再現邊緣與他者以闡明自身，見（美）瑪麗·路易絲·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著，方杰、方宸譯：《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關於他者的知識如何隨著帝國知識範型與興趣而被選取，見 Londa Schiebinger,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David John Arnold, *The Tropics and the Traveling Gaze: India, Landscape, and Science, 1800-1856*（熱帶與旅行的凝視：印度、風景和科學，1800-1856）（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博物學的關聯自然不能輕易嫁接於魏晉與周遭地域的互動經驗，²⁰但卻有助於我們從不一樣的角度重新審視此一奠定中國自身博物之學傳統的關鍵時期。²¹以下，本文將以文獻保存與著作背景相對完整的嵇含《南方草木狀》為主要線索，說明「南方」這片既在帝國之內又在帝國之外的曖昧疆域進入擴張脈絡的過程，箇中的摩擦、困難與期待，繼而觀察身在其中的嵇含如何透過博物知識記錄，提出另一種將南方納入「天下」的可能。

二、南方：前景與背景

對於異物知識的政治意義，《南方草木狀》有明顯的意識。《文心雕龍》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²²

²⁰ 對於帝國主義、東方主義等概念是否適用於中國研究的反思，見（美）鄧津華著，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年），頁8-16。關於不同「帝國」類型的研究方法與定義框架，見（美）珍·波本克（Jane Burbank）、（美）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著，馮奕達譯：《帝國何以成為帝國：一部關於權力、差異、與互動的全球政治史》（新北市：八旗文化，2021年），頁15-44。

²¹ 過去許多研究者皆指出，中國的「博物之學」、「博物思維」與西方的「博物學／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雖在關注對象上有部分重疊，但無論範圍還是問題意識都有較大的差異。彭兆榮：〈此「博物」抑或彼「博物」：這是一個問題〉，《文化遺產》2009年第4期，頁1-8。而魏晉博物之學除了本文所涉及的「異物」之外，尚有名物、地志、農學、本草、圖學、術數科技等。朱淵清：〈魏晉博物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頁43-51。余欣：《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7-22。又關於六朝博物之學上承的傳統，見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王文進先生指導）。魏晉整體博物之學的發展自有千端萬緒因緣合和，本文在前賢已提出的學術史背景基礎上，特別針對與 *natural history* 關注興趣相近的草木主題異物志與帝國擴張的關係做進一步討論。

²²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卷5，〈書記〉，頁459。

有別於一般的「志」、「記」，「狀」之為體源於州邑察舉情實以上報的官方文書，講究客觀詳盡地描述，如「獄狀」、「簿狀」、「譜狀」等。《漢官》載：

課第長吏不稱職者為殿，舉免之。其有治能者為最。察上尤異州，又狀州中吏民茂才異等，歲舉一人。……歲盡，齎所狀納京師，名奏事，差其遠近，各有常會。²³

魏晉九品中正有「品狀」記載邑人性行才德以供銓敘，²⁴ 後世通行的「行狀」、「傳狀」亦取上事狀於史官以資誅謚之意，《隋書》、《舊唐書》經籍志中所見以「狀」為名之書，大抵皆然。²⁵

嵇含以此為名，無疑帶有將地方情實上達中央之意，²⁶ 故其〈序〉云：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為奇。周秦以前無稱焉，自漢武帝開拓封疆，

²³ 東漢·胡廣著，清·孫星衍輯：《漢官解詁》，收入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1，頁18。《漢官儀》另有保舉博士祭酒的「舉狀」。東漢·應劭撰，清·孫星衍校集：《漢官儀》，收入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卷上，頁128。

²⁴ 唐·房玄齡：《晉書》，卷45，〈劉毅傳〉，頁1276。（日）宮崎市定著，韓昇、劉建英譯：《九品官人研究法：科舉前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99。

²⁵ 《隋書·經籍志》有《陳百官簿狀》二卷、《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氏族要狀》十五卷、《眾僧行狀》四十卷。《舊唐書·經籍志》有胡沖撰《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虞尚撰《吳士人行狀名品》二卷、《太建十一年百官簿狀》二卷、李氏撰《海內先賢行狀》三卷、賈希景撰《氏族要狀十五卷》。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28、30，〈經籍志〉，頁968、989、990、1086。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26，〈經籍志〉，頁1995、2000、2012。

²⁶ 值得注意的是，宋麻紗本〈序〉題有「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將軍襄陽太守嵇含撰」。雖然年月、官職與史實有所出入，引起後人質疑（詳見注42），但比起資訊正確與否，更重要的是此一詳細注記的格式。雖然史書或文集收錄的狀大多沒有年月日與署名，但從《隸釋》或其他保存原始文獻樣貌較完整的資料看，年月日和官職是上書、獻書常見的格式。另一方面，私人著作即便有詳細的序文，也罕見詳記年月日者，更不會以官職署名。

搜來珍異，取其尤者充貢。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以所聞詮敘，有裨子弟云爾。²⁷

此處可以再次看到「掌握」的時差問題：雖然自漢武帝元鼎六年（111 B.C）起中國便在名義上擁有南越，但對帝國而言，「擁有」往往僅是以此為據點，掠取珍貴異物妝點功業；至於在軍事與貢物外更深入認識這片土地與其所長養的人、物，並不在考量範圍之內。同時，若非謫遷避難，一般士人也鮮少主動將目光投向南方，自然難以做出公允評估。是以嵇含希望透過此「狀」詳細描述過去或缺乏機會映入中州之人眼中的草木之「奇」，進而重新審視這片土地的價值。

賈捐之說服漢元帝棄守珠崖郡之言，大抵可以代表「中州之人」對南越的印象：

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²⁸

由於與中原風化不同，又相隔懸遠鞭長莫及，是以官吏多視民如草芥，橫徵暴斂，致使被強行納入統治的部族益發不服，大小叛亂不斷，故而朝廷往往默許當地固有勢力接管，或直接放棄治理。²⁹ 另一方面，正如西漢張騫通西域後投

²⁷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收入宋·左圭輯：《百川學海》（臺北：藝文出版社，1965年），第13冊，卷上，頁1。目前對《南方草木狀》較全面的校注，見（日）小林清市：《中国博物学の世界—「南方草木狀」「齊民要術」を中心に》（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3年），頁3-110。

²⁸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64下，〈賈捐之傳〉，頁2834。

²⁹ 一個有趣的反面觀察點，是《宋書·良吏傳》所錄如王鎮之（廣州）、杜慧度（三代為交州、九真）、徐豁（始興）、陸徽（始興）等，皆為任職於嶺南的官員。有詳細傳記者唯阮長之、江秉之二人與嶺南無關。南齊·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92，〈良吏傳〉，頁2263-2268。

機者意識到新的利祿之途，「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³⁰ 武帝既睹犀布、瑇瑁之利而建珠崖七郡，³¹ 則在擴張派的修辭中，賈捐之眼中形同雞肋的南越便有了另一番瑰麗富饒的光景：

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卻羌、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駼駃騠，實於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³²

時至東吳，交、廣依然既棘手又富吸引力，在薛綜的上書中可以看到和數百年前幾乎一樣的利害分析：一方面，交、廣不具禮教意識，形同化外蠻夷，且地處偏遠，易亂難治；另一方面，雖從田賦徵收角度看此地並不豐饒，但因處南洋交通要衝，能「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³³ 故不可謂於中國無利。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遠方珍寶已不僅止為點綴上層社會的奢侈品，還具有與曹魏、蜀漢交聘、貿易，互通有無的功能。³⁴ 因此，東吳政權一面將交州掌控權從在地的土蠻家族手中奪回，一面積極派遣康泰、朱應以「南宣國化」為名，向扶南、林邑諸國出使探索。³⁵

然而，交、廣之所以棘手，正在於朝廷即便因經濟利益考量關注此地，但由於過往長期缺乏經營，突然加重的資源汲取難免引起嚴重反彈。永安六年（263），孫休派遣鄧句南下交趾調孔雀三千隻，並強徵百姓隨行。不堪徵斂

³⁰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61，〈張騫傳〉，頁2695。

³¹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卷96，〈西域傳〉，頁3928。

³² 西漢·桑弘羊著，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3，〈未通〉，頁190。

³³ 西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53，〈吳書·薛綜傳〉，頁1252。

³⁴ 劉淑芬：〈六朝南海貿易的開展〉，《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320-326。

³⁵ （日）駒井義明：〈所謂の孫權南方遣使について〉，《歴史と地理》第25卷第6號（1930年6月），頁545-559。

繇役的人民憤而將朝廷所派官吏驅逐出境，並趁曹魏剛打下蜀漢佔有紅河上游之機轉向魏王稱臣。³⁶直到八年後東吳才重新收復九真、日南。³⁷天紀三年（279），廣州士民又因孫皓欲科實戶口而起兵，在郭馬的帶領下迅速拿下廣州，直到東吳滅亡。³⁸然而，叛亂並未隨著統一中止。晉室起初沿用東吳舊部陶璜、吾彥和王毅等分掌交、廣，維持二十餘年的寧靜。但老臣凋零後，州人便以擁立「故州將之子」為名，拒絕官派首長，而有梁碩、王機之亂。³⁹一般認為嵇含寫作《南方草木狀》的背景正是此新舊交替之際。

嵇含於八王之亂中先後被任命為太弟中庶子、振威將軍、襄城太守，後至襄陽投奔鎮南將軍劉弘。時值陳敏作亂，江南一代局勢混亂不明，適逢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因此劉弘上表舉嵇含為廣州刺史，希望將險遠又富商業利益的南越經營為後備。⁴⁰惟劉弘於嵇含赴任前便身亡，嵇含尋亦死於非命，廣州刺史一職遂由郭訥擔任，而後有州人拒訥，改迎王毅之子王機事。⁴¹宋版《南方草木狀》題為「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將軍襄陽太守嵇含撰」，⁴²或許便是臨危受命接下廣州刺史前的準備之作，故書中所載多取自其他材料，而非嵇含的

³⁶ 西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4，〈魏書·陳留王奐紀〉，頁151-152。唐·房玄齡：《晉書》，卷57，〈陶璜傳〉，頁1558。《晉書》「鄧句」作「鄧荀」。

³⁷ 西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31，〈吳書·孫皓傳〉，頁1167。

³⁸ 同前註，頁1172。唐·房玄齡：《晉書》，卷57，〈滕脩傳〉，頁1553。

³⁹ 唐·房玄齡：《晉書》，卷57，〈陶璜傳〉，頁1561。卷89，〈忠義傳·王諒〉，頁2319。卷100，〈王機傳〉，頁2624-2625。

⁴⁰ 唐·房玄齡：《晉書》，卷89，〈嵇含傳〉，頁2302-2303。

⁴¹ 同前註，卷100，〈王機傳〉，頁2624-2625。

⁴² 案，《四庫提要》已指出，永興元年無十一月，且「丙子」日亦當在十二月，當為傳鈔之誤。又，今日所見宋麻沙本、百川學海本及《書錄解題》皆作「襄陽太守嵇含撰」，然嵇含雖奔劉弘於襄陽，但官職實為襄城太守。《提要》依《隋志》題為「廣州太守」（實則當作「刺史」），余嘉錫則認為是後人依托偽作故有此舛誤。然而「襄城」誤為「襄陽」實屬情理中的抄寫之誤，若要說刻意作偽者連本傳都沒有看清楚反而令人困惑。余嘉錫著：《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8，頁437。

一手觀察。⁴³ 文廷式以嵇含「實未至廣州，不得為此書」，⁴⁴ 而後之論者更因辨偽傳統而反覆強調本書融裁之跡，進而懷疑其真偽；⁴⁵ 卻忽略不著痕跡的援

⁴³ 此外，可知的嵇含作品中有不少與植物相關，如〈宜男花賦〉、〈孤黍賦〉、〈瓜賦〉、〈朝生暮落樹賦〉、〈長生樹賦〉、〈槐香賦〉、〈菊花銘〉等。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第2冊，卷65，頁1830-1831。論者或以此認為《南方草木狀》之作乃出於興趣，而非專為刺史任命所作。不論作意為何，此處希望強調的是此書乃當時對南方興趣與意識下的產物，故哀集諸書，不應以嵇含未親赴南方作為質疑。

⁴⁴ 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4，頁53，收入於《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3冊，頁3755。

⁴⁵ 1983年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產研究室為中國最早的亞熱帶植物志《南方草木狀》舉行盛大的國際研討會，而本書真偽遂成此後學界聚訟焦點。最能代表該會質疑立場的是馬泰來，他透過二十則札記源頭辨析和歷史梳理，指出本書拼接的痕跡和時空錯置的問題。雖然部分考證失之倉促，或有羅織罪名之嫌，但功夫紮實，頗成一家之言。馬泰來：〈《南方草木狀》箋証二十則〉，收入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產研究室編：《《南方草木狀》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年），頁50-77。（馬氏此前有以英文發表的詳細考證 Ma Tai Loi,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an-Fang Ts'ao-mu Chuang 南方草木狀," [《南方草木狀》的真實性] *T'oung Pao*, 64(1978), pp.218-252.) 其後有繆啟愉、羅桂環等人延續其說，馬氏亦有若干隨筆由同一方向補充論證。繆啟愉：〈《南方草木狀》的諸偽迹〉，《中國農史》1984年第3期，頁1-12。羅桂環：〈關於今本《南方草木狀》的思考〉，《自然科學史研究》第9卷第2期（1990年），頁165-170。馬泰來：〈《南方草木狀》所記小說故實討原——偽書窺管〉，《采銅於山：馬泰來文史論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頁1-14。原載《中國中世文學研究論集》（2006）。尊重《南方草木狀》為西晉嵇含作原說的代表則為彭世獎，他詳細考證前面諸人舉出有疑義的「拼接」條目，一方面藉由博物典籍傳鈔過程常見錯誤區分不同問題的等級，另一方面將本書與同時期著作織入相應的歷史脈絡。本文同意彭先生的考證，並試圖進一步尋繹文本中的線索，將《南方草木狀》更妥貼地安放於它所屬的時代。見彭世獎：〈《南方草木狀》撰者撰期的若干問題〉，《中國農業歷史與文獻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年），頁27-32。〈再談《南方草木狀》撰者撰期的若干問題〉，《中國農業歷史與文獻研究》，頁33-43。同一論點的有力支持者還有苟萃華：〈也談《南方草木狀》一書的作者和年代問題〉，《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卷第2期（1984年），頁145-150。李惠林：〈檢討《南方草木狀》成書問題〉，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產研究室編：《《南方草木狀》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1-34。

引本是魏晉南北朝博物著作、小說與史傳常見的作法。⁴⁶正因如此，這些條目一方面可反映作者個人之外更普遍的知識社群認知，另一方面又在作者的選取、剪裁、融通間獲得特殊的意向旨趣，此亦〈序〉所言「以所聞詮敘」之意。

三、征伐記憶中的嶺南

《南方草木狀》以「望之如樹」的「草」——甘蔗開篇，藉著巨大葉片、酒杯般豔紅的花朵、車轂大小的芋根與奇特的果實生長形態，為讀者鮮明地勾勒出南方草木迥異於中原的樣貌：

甘蔗，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莖末，百餘子，大名為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剝其子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療饑。此有三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類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鷄卵，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微減羊角。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練之，可紡績為絺綌，謂之蕉葛。雖脆而好，黃白，不如葛赤色也。交、廣俱有之。《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有甘蔗二本。」⁴⁷

⁴⁶ 即使如酈道元《水經注》亦有大量隱去源頭文獻的融裁。見鮑遠航：《水經注》與魏晉南北朝地理文學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頁146-157。

⁴⁷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上，頁1-2。

全文大體本於萬震《南州異物志》，⁴⁸但在關於形狀的摘引中插入《廣志》⁴⁹對果實色澤口感的整體描寫：「剝其子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療饑。」而後再回到《南州異物志》對羊角蕉、牛乳蕉、方蕉形貌滋味的分判。同樣的，雖然《南州異物志》也有熬煮芭蕉莖，將纖維編織為「蕉葛」的記載，但嵇含選擇帶有蕉葛色彩質地描寫的《廣志》為底本，並在中間補充「以灰練之」的技法細節。

⁴⁸ 《齊民要術》作「南方異物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南州異物志」，引文皆相同。北魏·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卷10，頁1073-1074。以下與《南州異物志》、《廣志》、《南方草木狀》的對照引文見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87，〈菓部·芭蕉〉，頁1499。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卷975，頁4452。

⁴⁹ 《廣志》，《隋書·經籍志》題為郭義恭著，然不詳其生平，至陶宗儀《說郛》方定為晉人。其後胡立初透過地名沿革考證，斷定本書為西晉初年之作，並獲得普遍的認同。胡立初：《齊民要術引用書目考證》，《國學匯編》第2輯（濟南：齊魯大學文學院，1934年）。唯杉本直治郎就《水經注》所引佚文出現徐廣對史記的解釋，故將成書上限延遲到徐廣《史記音義》成書的晉宋之際。（日）杉本直治郎：〈郭義恭の『廣志』：南北朝時代の驃國史料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23卷3號（1964年12月），頁324-343。而王利華則指出少數其他文獻所引《廣志》亦有東晉、劉宋時期地名，因而質疑胡立初以地名沿革考證的有效性，並將成書年代定為北魏。王利華：〈《廣志》成書年代考〉，《古今農業》1995年第3期，頁51-58。然而正如王氏文中承認的，除了南安郡一例外，書中沒有劉宋、北魏時期出現的新地名。若為北魏時期的著作，書中幾乎所有地名都維持漢晉舊名需要進一步解釋。再考慮傳抄中本就很容易出現的改易。本文仍採舊說，將《廣志》繫於晉初。

南方草木狀	甘蕉，<u>望之如樹</u>。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莖末，百餘子，大名為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剝其子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療饑。此有三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類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鷄卵，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微減羊角。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練之，可紡績為絺綌，謂之蕉葛。雖脆而好，黃白，不如葛赤色也。交、廣俱有之。《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有甘蕉二本。」
南州異物志	甘蕉，草類，<u>望之如樹</u>。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華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莖末百餘子，大名為房。根似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華不俱落。 此蕉有三種：一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雞卵，有似牛乳，味微減羊角蕉。一種，蕉大如藕，長六、七寸，形正方，名方蕉，少甘，味最弱。 其莖如芋，取，瀾而煮之，則如絲，可紡績也。
廣志	芭蕉，一曰芭苴，或曰甘蕉。莖如荷、芋，重皮相裹，大如盂升。葉廣二尺，長一丈。子有角，子長六七寸，有蒂三四寸，角著蒂生，為行列，兩兩共對，若相抱形。剝其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飽人。其根大如芋魁，大一石，青色。其莖解散如絲，織以為葛，謂之蕉葛。雖脆而好，色黃白，不如葛色。出交趾、建安。
南方草木狀	蕉樹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
三輔黃圖	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密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柑橘皆百餘本。上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蒔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唐羌極陳其弊，遂罷其貢。

與其他異物志不同的是，交叉援引諸書，由外而內依次介紹葉、花、果實、莖之後，《南方草木狀》選擇以《三輔黃圖》關於扶荔宮的記載作結。於是，場景條地由遠隔崇山峻嶺，漫布蠻煙瘴靄的南越，轉為長安的上林苑。《三輔黃圖》中，扶荔宮的奇草異木除了甘蕉尚有菖蒲、山姜、留求子、桂、密香、指甲花、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柑橘等等，⁵⁰若說收攬四方之物的天子苑囿是帝國的縮影，則滿是南越奇草異木的扶荔宮無疑帶有征服紀念碑的性質——透過植物的移植將這塊陌生土地納入「天下」之內。反過來說，元鼎六年（111 B.C）不只是南越這片土地被納入漢帝國的日子，也是南方草木正式被寫入帝國記憶的日子。

有時候，征伐以更為隱晦的形式出現，如〈桂樹〉條：

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間無雜樹。交趾置桂園。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為丹桂；葉似柿葉者，為菌桂；其葉似枇杷葉者，為牡桂。《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以桂為柱，風來自香。」⁵¹

援引《廣志》等材料介紹生長環境、習性和種類後，⁵²《南方草木狀》再度透過《三輔黃圖》將桂樹從南方高山之巔移到長安。只是不同於扶荔宮對南越風光具體而微的搬遷，生長於合浦的桂樹這次是作為建材，構築以西南夷昆明國為名的池沼上的宮殿。由於桂樹與服食長生的關聯，⁵³昆明池中的靈波桂柱往

⁵⁰ 漢魏·佚名著，何清谷校釋：《三輔黃圖校釋》，卷3，〈甘泉宮〉，頁208。

⁵¹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中，頁1。

⁵² 《齊民要術》引《廣志》曰：「桂，出合浦。其生必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林間無雜樹。」《藝文類聚》作：「桂出合浦，而生必於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間無雜樹。交趾置桂園。」北魏·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卷10，頁701。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89，頁1536。

⁵³ 西漢·劉向著，王叔岷校箋：《列仙傳校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頁58、73。東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1，〈仙藥〉，頁205。梁·陶弘景著，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卷1，〈上品·桂〉，頁36。

往出現在晚漢以降仙道色彩較濃的小說中，作為漢武帝醉心神仙之術的敘事鋪墊，如《洞冥記》載：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桂為柱，風來自香。帝既耽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骨，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須拂拂之。⁵⁴

而稍早的《漢武故事》則將與《南方草木狀》所引幾乎一字不差的材料安插在武帝為西王母所絕，封禪後大興土木的脈絡中。⁵⁵ 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這些小說的直接引用，《南方草木狀》特別標出《三輔黃圖》作為故事源頭，透過互文將靈波殿的桂柱鑲入塵世的帝國記憶。⁵⁶《三輔黃圖·昆明池》首曰：

漢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西南夷傳〉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為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嵩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以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食貨志〉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也。」《三輔舊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頃，中有戈船各數十，樓船百艘，船上

⁵⁴ 東漢·郭憲著，王根林校點：《漢武帝別國洞冥記》，收錄於《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卷1，頁125。案，《洞冥記》舊題為東漢郭憲所撰，至北宋晁載之《續談助》引張柬之父曾見蔡大寶〈與岳陽王啓〉云云，而有出於蕭繹之說。惟載之於此亦存疑，僅籠統歸為六朝之作。余嘉錫辨其疑並主張作者即為蕭繹。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卷18，頁1135-1137。王國良進一步由《洞冥記》郭憲〈序〉「道教」一詞的使用，及小說中出現漢屬火德和五岳真形圖等時代錯置的線索，佐證此書作者不當為郭憲。王國良：《漢武洞冥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2-7。

⁵⁵ 東漢·佚名著，王根林校點：《漢武故事》，收錄於《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175。關於《漢武故事》成書時代眾說紛紜，目前學界較主流的觀點認為唐宋以降傳本內容是曹魏時人編纂的結果。賴信宏：〈《漢武故事》成書時代新探〉，《東華漢學》第17期（2013年6月），頁49-80。

⁵⁶ 今本《三輔黃圖》則將這條材料源頭推向更古老的《三輔故事》。漢魏·佚名著，何清谷校釋：《三輔黃圖校釋》，卷4，〈昆明池〉，頁253。

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旒葆麾蓋，照燭涯涘。」⁵⁷

元狩元年（122 B.C），張騫出使大夏時意外見到蜀地的布匹與邛竹杖，因而發現除了為匈奴盤據的西域之外，有另一條經由西南身毒國連結中國與中亞的孔道。於是武帝派人出使，試圖打通西南夷，建立與身毒的合作，但卻屢為昆明國所阻。為了攻打昆明，武帝模仿當地的滇池，造出廣三百三十二頃的人工湖，名之為昆明池，並建造高達十餘丈的樓船演習水戰。擴張的野心帶來征伐，征伐又引起更大的擴張野心，昆明池中戰船軍容壯盛、旗海飛揚的畫面，遂為史家擷選為武帝朝轉捩的象徵：「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⁵⁸ 廣闊的昆明池上盪漾著靈波殿傳來的陣陣清香，然而若將鏡頭拉遠，靜謐絕俗的畫面卻鑲嵌在巨大的戰船、漫天旗幟、隆隆戰鼓與華麗的舞榭樓台之中；一如漢武帝長生不老的求仙之夢。南越與昆明池的關係不僅止於湖中樓台的桂柱，事實上，武帝兩次對西南夷征伐的契機都源於南越。建元六年（135 B.C），漢廷在征服東越後派遣唐蒙乘勢出使南越宣揚國威。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醬，進而得知由蜀地經夜郎國可依牂牁江順流而下，出其不意攻打南越的番禺。於是漢遂利誘夜郎，將之收編為犍為郡，開始打造通往南越的焚道。嘗試數年後，由於西南夷數度反叛，路途阻塞，再加上北方匈奴問題而暫罷。不久，又因前述通身毒之利而復啟。諷刺的是，最終對西南諸國征服成功的契機，反而是元鼎六年（111 B.C）南越的敗亡，長期阻擾西南道的且蘭等國被集結攻打南越的大軍回頭掃蕩，而後正式被納入漢帝國的州郡體制。⁵⁹ 如此說來，南越滅亡後，以生長於南越的桂樹為木材建造昆明池中的靈波殿，毋寧是另一座標誌帝國擴張的紀念碑。

⁵⁷ 漢魏·佚名著，何清谷校釋：《三輔黃圖校釋》，卷4，〈昆明池〉，頁249、252。詳見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卷6，〈武帝紀〉，頁177。《漢書》，卷95，〈西南夷傳〉，頁3841。

⁵⁸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卷24，〈食貨志〉，頁1170。

⁵⁹ 西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頁2993-2997。

然而征服並非一勞永逸。《南方草木狀》於〈荔枝〉條再次援引《三輔黃圖》：

荔枝，樹高五、六丈餘，如桂樹，緣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然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死者數十，遂不復茂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患。」⁶⁰

引文和〈甘蕉〉同出於「扶荔宮」，原文在列敘與荔枝一並移植到宮中的珍奇草木後補充道：「上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瘁。」⁶¹接著以荔枝為例，說明水土差異導致自交趾運來的百株荔枝無一倖存，但為了維持扶荔宮風光，年年重複同樣徒勞的移植。然而，即便不可一世如漢武帝，傾全國之力守護唯一一株成功扎根於長安之壤的樹苗，仍舊以失敗告終，並牽連數十無辜生靈。無法在上林苑開花結果的荔枝宛如南越這片始終難以馴化的土地的隱喻。而受罪的不僅止於當地人民：由於荔枝果實成熟後「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⁶²的特性，每當荔枝成熟進貢時，便「十里一置，五里一侯，奔騰阻險，死者繼路」。⁶³東漢和帝時，擔任臨武長的唐羌見驛馬晝夜傳送，死亡不絕，遂上書諫曰：

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太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絕

⁶⁰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下，頁1。

⁶¹ 漢魏·佚名著，何清谷校釋：《三輔黃圖校釋》，卷3，〈甘泉宮〉，頁208-209。

⁶²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45，〈荔枝圖序〉，頁2818。

⁶³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4，〈和帝紀〉，頁194。

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⁶⁴

《三輔黃圖》原文末亦以唐羌「極陳其弊，遂罷其貢」⁶⁵作結，然而嵇含並未將罷貢之事抄入。這或許一部分是由於不久後恢復的土貢讓唐羌上書一事在後見之明中顯得有些尷尬，⁶⁶但更重要的是，《南方草木狀》作為一本以另一種形式將南方草木獻給君主的著作，無疑在立場上與唐羌或其前賈捐之所採取的非「禹貢所及」，「皆可且無以為」頗不相同。⁶⁷

帝國的擴張將自身捲入日益龐大複雜的網羅，潛藏在邊陲蠢蠢欲動的叛亂是揮之不去的夢魘，而一片飄入洛陽的杉葉引起的過敏正反映了這種焦慮與疲憊：

合浦東二百里，有杉一樹。漢安帝永初五年春，葉落，隨風飄入洛陽城。其葉大常杉數十倍，術士廉盛曰：「合浦東杉葉也，此休徵，當出王者。」帝遣使驗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樹，役夫多死者。其後三百人坐斷株上食，過足相容。至今猶存。⁶⁸

正如傳聞中孫皓因望氣者言荊州有王氣，而派遣使者率人挖掘當地大臣望族墓地與山崗相連者一樣，⁶⁹安帝為了厭鎮南方潛在的威脅而役使當地人民入山伐

⁶⁴ 同前註。李賢注引謝承《後漢書》。

⁶⁵ 漢魏·佚名著，何清谷校釋：《三輔黃圖校釋》，卷3，〈甘泉宮〉，頁209。《三輔黃圖》將此事繫於「安帝時」，與《後漢書》有出入。

⁶⁶ 仲長統《昌言》云：「今人主不思神芝、朱草，而患枇杷、荔支之腐，亦鄙矣。」東漢·仲長統著：《昌言》，卷下，收錄於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1冊，《全後漢文》，卷89，頁956。

⁶⁷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卷64下，〈賈捐之傳〉，頁2834。

⁶⁸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中，頁3。

⁶⁹ 西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48，〈吳書·三嗣主傳〉，頁1166裴注引《漢晉春秋》。厭氣事最早見於《史記》言秦始皇因東南有天子氣而東遊以厭之。西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8，〈高祖本紀〉，頁348。又如羊祜因相者言其祖墓有帝王氣，故鑿之以避嫌。唐·房玄齡：《晉書》，卷34，〈羊祜傳〉，頁1024。

砍，導致無數死傷。史書沒有這則逸事的痕跡，⁷⁰但稍前的永初四年（110）春卻有件值得並觀的記事：由於匈奴攻打常山，大將軍鄧騭在左支右絀下意圖放棄同樣為西羌寇擾的涼州，專心北務。一面倒的讚同中，虞詡力排眾議，分析失去作為防線的涼州可能造成的危害，並進一步指出：「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本來在中央朝臣眼中，捨棄邊鄙不過是剪一塊破敗的衣服來補另一塊，「猶有所完」，但放棄並不比擁有容易；邦國不是沒有生命的衣服，帝國像潛伏的根悄悄攀爬、延伸，直到最遙遠的疆域，都在盤根錯節的聯通中息息相關。於是，虞詡接著建議：「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⁷¹在此，我們看到「攻佔—掠奪／棄捨」之外的另一種可能——將邊境真正地「納入」國家。而這正是《南方草木狀》反映的新圖像。

四、珍果與人才：橘淮為枳的兩種可能

再次回到南方獨有的荔枝與龍眼，嵇含在比較龍眼與荔枝的形似並解釋「荔枝奴」一別名的由來後，即引《東觀漢記》曰：

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枝。⁷²

按《後漢書》，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單于為借助漢廷之力攻打北匈奴而歸附，送侍子入朝，獻國寶、駱駝、文馬等。漢亦轉運河東米糧、牛羊，

⁷⁰ 此逸事又見於東晉劉欣期《交州記》，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 89，頁 1547。江總詩有「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句，見江總：〈遇長安使寄裴尚書詩〉，收錄於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下冊，《全陳詩》，卷 8，頁 2581。

⁷¹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58，〈虞詡傳〉，頁 1866。

⁷²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下，頁 2。

派兵支援防守與治理。此後每年元正朝賀後，漢廷都會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⁷³ 不同於戰備糧食物資，如果說賞賜對大漠生活而言華而不實的錦緞，是為了讓單于和匈奴貴族在官方場合脫下傳統服飾改著漢服，進入「文明」的象徵，那麼獲得萬里之外的南方果物則是進入以漢為中心的「天下」的象徵。⁷⁴ 在《東觀漢記》後，嵇含接著引用魏文帝的詔書：

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⁷⁵

曹丕在曹操逝世後代漢建魏，改元黃初，隔年劉邦亦在蜀稱帝，而孫權則選擇遣使稱藩於魏。黃初二年（221），曹丕以冊封之名要求孫權之子北上，孫權上書辭封並獻方物。據〈江表傳〉，隨著冊封授意文書南下的，還有對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等南方珍異之物的索求。東吳群臣以有違荊、揚二州貢獻常典欲拒絕，但孫權為了避免同時面對蜀魏兩國的夾擊，又有內部諸蠻之亂待平，故依命上繳。⁷⁶ 然而此一妥協未能換得曹丕對任子的妥協，黃初三年（222），北方大軍臨江而鎮，孫權重新與蜀漢聯合，並在隔年斷絕與曹魏的往來。⁷⁷ 南方珍果之貢雖僅此二、三年間事，卻數度出現在魏文帝詔書中，如《吳曆》載孫權獻大橘，曹丕詔羣臣曰：

⁷³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89，〈南匈奴傳〉，頁 2943-2944。

⁷⁴ 類似的反向例子是《西京雜記》中一條較少為其他文獻引用的紀錄：「尉陀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東晉·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雜記》，卷 3，頁 145。

⁷⁵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下，頁 2。

⁷⁶ 西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47，〈吳書·孫權傳〉，頁 1123。又〈江表傳〉佚文尚有通犀簪、玳瑁三點釵、細葛、獬皮豹犀等，見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 688，頁 3200、卷 718，頁 3312、卷 819，頁 3777、卷 912，頁 4174。

⁷⁷ 西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48，〈吳書·孫權傳〉，頁 1125-1126。

「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⁷⁸同樣的貶抑語調也見於《南方草木狀》所引詔書另一個較常見的版本：

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葡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今以荔枝賜將士，噉之，則知其味薄矣。⁷⁹

曹丕一方面將東吳貢獻的果物分賜臣子，展現對這片土地的所有權；另一方面又搬出更早即臣服的西域珍果代表葡萄、石蜜與龍眼、荔枝相比，於是，在王逸筆下「兼五滋而無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絕類而無儔，超衆菓而獨貴」的荔枝，⁸⁰遂成了酸而寡味，不登大雅之堂的常果。⁸¹

植物作為地方的象徵而被迫在「天下」秩序中退居符合其階級的位置，從地方出身的士人亦然。曹植在〈橘賦〉中便藉哀嘆從江南移植鄴城的橘樹委婉諷諭：

播萬里而遙植，列銅爵之園庭。背江川之煖氣，處玄朔之肅清。邦換壤殊，爰用喪生。處彼不雕，在此先零。……仰凱風以傾葉，冀炎氣之可懷。颺鳴條以流響，晞越鳥之來栖。夫靈德之所感，物無微而不和。神蓋幽而易激，信天道之不訛。既萌根而弗幹，諒結葉而不華。漸玄化而不變，非彰德於邦家。拊微條以歎息，哀草木之難化。⁸²

⁷⁸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 966，頁 4417。關於胡沖《吳曆》見王文進：〈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三吳之書」〉，《裴松之《三國志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7 年），頁 214-222。

⁷⁹ 魏·曹丕：〈與群臣詔〉，魏·曹操、曹丕、曹植著：《三曹集》（長沙：岳麓書社，1992 年），頁 135。

⁸⁰ 東漢·王逸：〈荔支賦〉，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517。

⁸¹ 關於曹丕如何一面蒐集四方貢物形象化「中央之國」的權力位階，一面透過詔書貶抑吳、蜀物產，將權力的爭奪轉為文化品味話語權的爭奪，見 Xiaofei Tian, “Material and Symbolic Economies: Letters and Gif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物質與象徵經濟：早期中古中國的信和禮物）in Antje Richter, ed.,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Leiden: Brill, 2015), pp.162-171.

⁸² 魏·曹植：〈橘賦〉，韓格平等校注：《全魏晉賦校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年），卷 1，頁 51-52。

生長於江南的橘樹，從日光溫煦的故土移植到清冷的北方，稀疏的葉片隨南風顫動，就像努力汲取著風中熟悉而溫暖的氣息，而枝條款擺發出的聲響也彷彿在呼喚故鄉的鳥兒重回枝桠棲息。比興之後，筆鋒一轉，開始闡揚在聖德的潤澤下，萬物無不被受感化，欣欣向榮。並在收尾處責難橘樹既被恩典，卻不改本性，執著於舊壤，使國家聖德無法彰顯，著實不受教化。正如扶荔宮的荔枝一樣，銅雀庭園中的橘樹是帝王意志的彰顯，臣子固然不能非議。然而在入微的同情與近乎強詞奪理的責難之間，讀者不難感受到委婉的諷諭：君主的恩德真的拂照了被強行遷離的橘樹嗎？

此一問題至晉統一之後日益浮上檯面，比起地理上的南北相輕，更根本的矛盾無疑是戰勝的中原王朝如何處置南方亡國之眾。嵇含之叔嵇紹任徐州刺史時曾舉華譚為秀才，華譚以全國策試第一入京，卻在大庭廣眾中被博士王濟嘲諷亡國之餘無秀異可言。面對質疑，華譚答以：「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⁸³排開口舌之爭，不難發現五百多年前李斯〈諫逐客書〉的母題：帝國從不排斥邊鄙異邦的珍寶，但往往將比珍寶還難得的人才拒之門外；這無疑有害於對新納邊疆的治理。如陸機薦賀循疏所言，南方秀異之士：「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于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⁸⁴而到東晉，庾闡舉薦時仍不忘提醒君主：「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⁸⁵

為準備廣州刺史之任而作的《南方草木狀》既為將地方情實上達中央的

⁸³ 唐·房玄齡：《晉書》，卷 52，〈華譚傳〉，頁 1452。

⁸⁴ 唐·房玄齡：《晉書》，卷 68，〈賀循傳〉，頁 1825。

⁸⁵ 東晉·庾闡：〈薦唐岐牋〉，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 53，頁 962。

「狀」，自然不會忽視此一問題。〈水松〉便是一條有趣的例子：

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眾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於彼而香於此，豈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歟？物理之難窮如此！⁸⁶

雖然本書卷首嘗引陸賈《南越行紀》，延續此地「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的蠻荒意象，⁸⁷但卷中「木類」卻洋洋灑灑羅列楓香、薰陸香、蜜香、沉香、雞骨香、黃熟香、棧香、青桂香、馬蹄香、雞舌香等香樹，提出另一種價值評判的可能。水松儘管也是香木，在眾香環繞的爭奇鬥艷中卻不甚特出；另一方面，雖然源於南海，但生長於嶺北的水松香味卻比在嶺南時更加馥郁。此處，嵇含不再搬出實證的「土地之宜」，而是將變項繫於嶺北人對水松的愛好。「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典出《史記·管晏列傳》：晏子在路上遇到縲紲中的越石父賢，他以左驂為石父贖身，並將他帶回家。不久後，石父便向晏子訣別，並解釋道：「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⁸⁸比起在不知己者奴役下埋沒終身，與有識人之明的賢主相遇卻不受重用毋寧是對自身價值更大的否定。如上所述，東吳入晉至此已歷二十餘年，在薛瑩口中因孫皓暱近小人而無所施展的南方賢士雖紛紛進入行政體系，⁸⁹卻依然因「出自新邦，朝無知己」而不受重用。無論就國家或者新任刺史立場而言，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無疑是如何解除這「不如在縲紲之中」的苦悶及隨之而來的騷動——畢竟嵇含南下的背景：陳敏之亂，便是此一苦悶壓力宣洩的結果。⁹⁰從這個角度說，嵇含

⁸⁶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中，頁3。

⁸⁷ 同前註，卷上，頁1。

⁸⁸ 西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62，〈管晏列傳〉，頁2135。

⁸⁹ 唐·房玄齡：《晉書》，卷57，〈吾彥傳〉，頁1562。

⁹⁰ 同前註，卷100，〈陳敏傳〉，頁2614-2618。關於西晉統治下江南的社會型態改變與叛亂，見（日）川勝義雄著，徐谷梵、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37-144。

的反詰既是對曹植「靈德之所感，物無微而不和」的諷諭遙相呼應，也是脫離一驚一乍的獵奇敘事，藉由《南方草木狀》重新審視南方珍異的美好與價值的夫子自道。

五、土地之宜與地利之便：植物可能開展的南方諸相

「土地之宜」是《南方草木狀》中反覆可見的母題，除了上述荔枝、龍眼外，嵇含在介紹蕪菁時也指出這種植物在嶺嶠以南便不能生長，「偶有士人因官攜種，就彼種之，出地則變為芥，亦橘種江北為枳之義也」。⁹¹而〈水蓮、水蕉〉條則附上這樣一則軼事：孫休曾派遣使者，希望將南越最美的花帶回建康，無奈嬌弱的水生植物翻山越嶺後無論如何也無法以本來的娉婷面目呈現，最終只能以圖畫代替。⁹²地氣對動植物的影響與限制早見於《周禮》：「橘踰淮而北為枳，鸛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⁹³正因山川風土之異造成的地利限制，故〈考工記〉所言「國有六職」之一便是「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的商人。同樣的，四方貢物最重要的意義並非滿足君主個人的欲望與虛榮，而是作為商業之外另一種打破區域限制、提供互補可能的交換體系。因此，朝廷必須掌握天下邦國都鄙，任土作貢，周知各地所利所害，「使同貫利」，「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⁹⁴將一塊土地編入國家絕不僅只是軍事占領與資源汲取，還必須進一步將之納入互通有無的網絡之中，讓它得以全體之一員的身分貢獻，也以全體之一員的身分獲得。而這正是成為「共同

⁹¹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上，頁4。蘇恭於《唐本草》則進一步補充：「菰菜不生北土。有人將子北種，初一年即半為蕪菁，二年菰種都絕；將蕪菁子南種，亦二年都變。土地所宜如此。」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年），卷26，〈菜部·菰〉，頁1605。

⁹²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上，頁2。

⁹³ 東漢·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卷39，〈考工記〉，頁595。

⁹⁴ 同前註，卷33，〈職方氏〉，頁498、502。

體」（或者，進入「天下」）的關鍵。

此一對貢獻與分配的著意，也是《南方草木狀》與其他異物志不同之處。如〈豆蔻〉：「舊說此花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貢一筐，上試之有驗，以賜近臣。」⁹⁵〈橄欖〉：「味雖苦澀，咀之芬馥，勝含鷄骨香。吳時歲貢，以賜近侍。本朝自泰康後亦如之。」⁹⁶除了交、廣本地物產，貿易帶來的外國貨物也藉著日南、交趾、徐聞、高涼、番禺等港口進入中國。⁹⁷三國分立後通往南方的孔道為東吳所佔，林邑等國與中原長期斷絕往來，直到西晉滅吳才恢復與南洋諸國的聯繫。⁹⁸重新統一的晉武帝積極將遠方納入他的「天下」之中，是以《晉書·四夷傳》開篇即云：「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⁹⁹而太康年間從交廣傳入的扶南、大秦異物也反覆出現於《南方草木狀》。這些物品進入朝廷之後往往被君主作為賞賜，不論是像鉤緣子般供王愷與石崇鬥富，¹⁰⁰抑或如蜜香紙作為抄寫《春秋釋例》、《經傳集解》等傳世之作錦上添花的殊榮，¹⁰¹都是一種展現其所擁有的世界的方式。而臣子也在這些展示的場合製作相應詩文，透過語言再次確認並穩固此一萬國來朝的向心網絡：南方的孔雀「感靈和而來儀」，瑇瑁「橫海萬里，逾嶺千億」，西域的琉璃碗「濟流沙之絕險，越蔥嶺之峻危」，葡萄「踰龍堆

⁹⁵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上，頁2。

⁹⁶ 同前註，卷下，頁2。

⁹⁷ 劉淑芬：〈六朝南海貿易的開展〉，《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332-338。另外關於六朝與南洋的交流，見蕭璠：《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73年）。周偉洲：《長安與南海諸國》（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陳佳榮：《隋前南海交通史料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年）。

⁹⁸ 唐·房玄齡：《晉書》，卷97，〈四夷傳〉，頁2545。

⁹⁹ 同前註，頁2531。

¹⁰⁰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下，頁3。

¹⁰¹ 同前註，卷中，頁4。

之險，越懸度之阻。涉乎三光之阪，歷乎身熱之野」。¹⁰² 在羈縻論者筆下「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的流沙、蔥嶺、龍堆、身熱，¹⁰³ 一轉而為至德感物的印證。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傳統被視為珍異之尤的貢物外，《南方草木狀》也敏銳地將目光投向更樸實的，當地之人習焉而不察的「奇」。正如南方的土壤孕育了草木一樣，草木也長養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從這個角度認識草木，便能同時認識它們扎根、生長、庇蔭的地方。如〈甘藷〉在簡單描述這種類似薯蕷的南方特產外型與特性後，接著記道：

舊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甘。秋熟收之，蒸曬，切如米粒，倉圖貯之，以充糧糗，是名藷糧。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膾炙，而末以甘薦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百無一二，惟海中之人壽百餘歲者，由不食五穀而食甘故爾。¹⁰⁴

從紫皮白肉，大如拳、甌的甘藷，帶出珠崖島上的人皆無須辛勤耕耘，簡單掘地壅土便能種出足以飽食終歲的甘藷，進而透過島民接待北方客人飲饌豐盛的宴會場景，說明甘藷在此如何替代粟麥稷稻成為主食，而此一飲食習慣又使島

¹⁰² 魏·鍾會：〈孔雀賦〉，西晉·潘尼：〈琉璃碗賦〉、〈瑁賦〉，西晉·傅玄：〈蒲萄賦〉，韓格平等校注：《全魏晉賦校注》，卷1、4、3，頁69、292、293、169。直到梁朝，王僧孺為武帝賜干陀利檳榔所作謝啟仍維持此一模式：「竊以文軌一覃，充仞斯及。入侍請朔，航海梯山。獻琛奉貢，充庖盈府。故其取題左賦，多述瑜書。萍實非甘，荔葩慙美。」梁·王僧孺：〈謝賜干陀利所獻檳榔啟〉，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87，頁1496。關於南朝宮廷賜物與謝啟的文化意涵，見陳恬儀：〈論南北朝的謝啟：以賜物謝啟為觀察中心〉，《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中國文論與名家典範》第36輯（2013年9月），頁74-99。沈凡玉：〈齊梁宮廷賜物謝啟的新變意義與文化意涵〉，《清華中文學報》第20期（2018年12月），頁297-349。

¹⁰³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卷96，〈西域傳〉，頁3929：「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¹⁰⁴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上，頁2。

民得以在平均壽命普遍不高的南方一枝獨秀安享天年。對比《齊民要術》所引《南方草木狀》、《異物志》的描述與賈思勰批註，¹⁰⁵ 不難看出嵇含藉由植物勾勒南方風土人情的傾向。

草木與生活的關聯不僅止於飲食，如〈冬葉〉記載交、廣氣候濕熱，物品容易腐敗，但用冬葉包裹收藏便能長久保存。¹⁰⁶ 〈吉利草〉歌頌李俛與吉利偶然發現解毒草，救人無數的傳說，反面映襯了「交、廣俚俗多蓄蠱毒」的背景。¹⁰⁷ 〈草麴〉從南海釀酒用草葉與冶葛汁的混合物取代穀類酵母，帶到如女兒紅般的「女酒」婚俗傳統。¹⁰⁸ 〈水蔥〉則點出雖然懷孕時配戴此花能生男，但因交、廣男丁多，並不重男輕女，所以即便有此奇效，懷孕的婦女也不常配戴。¹⁰⁹ 而「其土多男，不厭女子」多少也反映了南方在戰亂中作為避難的世外桃源的印象。¹¹⁰ 除了針對特殊植物的介紹外，以花草為主的上卷尾聲尚有

¹⁰⁵ 「《南方草木狀》曰：『甘藷，二月種，至十月乃成卵。大如鵝卵，小者如鴨卵。掘食，蒸食，其味甘甜。經久得風，乃淡泊。』出交趾、武平、九真、興古也。《異物志》曰：『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剝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專食，以當米穀。』蒸、炙皆香美。賓客酒食亦施設，有如果實也。」北魏·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卷 10，頁 592。

¹⁰⁶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上，頁 4。

¹⁰⁷ 同前註，頁 5。

¹⁰⁸ 同前註，頁 3。

¹⁰⁹ 同前註，頁 4。值得注意的是，嵇含〈宜男花賦序〉中有「荊楚之士，號曰鹿葱，根苗可以薦于俎。世人多女欲求男者，取此草服之，尤良也」云云。嵇含，〈宜男花賦序〉，韓格平等校注：《全魏晉賦校注》，卷 5，頁 374。論者或因《南方草木狀》此條有「水蔥，花葉皆如鹿葱……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花，非鹿葱也」之言，便認為與前〈序〉矛盾，進而視作《南方草木狀》為後人假託之證據。繆啟愉：〈《南方草木狀》的諸偽跡〉，《中國農史》1984 年第 3 期，頁 11-12。事實上，不同地區本或有各自助孕生男的藥草，水蔥為始興特產，與遍布大江南北的鹿葱自非一物，唯外型相似，功用又相類，故嵇含特別強調二者不同。並非自相矛盾。

¹¹⁰ 交廣對中央而言雖是叛亂不絕的難治之地，但對人民而言，相較於戰亂頻仍、情勢詭譎的中原，仍是一方樂土，故士庶多往避難。如《三國志·袁渙傳》：「（從弟）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劉焉傳〉：「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許靖傳〉：「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晉書·葛洪傳》：「洪

一條總結式的筆記：「凡草木之華者，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華竟歲，故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華也。」¹¹¹ 透過「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句式重複展開，藉由歲時推移，將條目與條目間的空隙化為連綿不絕的豐盈，進而使終年盛開的繁花與婦女繽紛琳瑯的首飾深深烙入讀者的南方想像中。

在南方綻放的花卉並非都是當地自然的原生種。如〈耶悉茗花、末利花〉便記載二花皆為外國商賈帶來的品種，交、廣之人因愛其香味而爭相種植，遂使此花遍布：

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¹¹²

嵇含在此沒有直接反對《南越行紀》中深植人心的既定印象，而是透過乍看之下與「土地之宜」矛盾的例子反過來證明：只要「適宜」，「土地」本身並沒有絕對的優劣。南方並不必然「百花不香」，生非其壤的草木也不只有橘淮為枳一種結局——就像耶悉茗、末利和與二花不相上下的指甲花一樣。¹¹³ 面向大海的交、廣即便有種種先天條件限制，但仍源源不絕地接納、轉化，孕育新的可能。由此也可看出，嵇含雖然希望透過對南方草木的描繪讓讀者拋開珍奇物貢的範限，重新審視這片土地的情實，但並未因此捨棄其作為外來物品輸入窗口的角色。或者說，地利之便帶來的交通資源本也是嶺南「情實」的一部分，而《南方草木狀》即是藉由與土、地息息相關的草木，將種種關於南方片段、紛雜的印象結合為一有機整體的嘗試。

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庾翼傳〉：「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西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11、31、38，頁 336、865、964。唐·房玄齡：《晉書》，卷 72、73，頁 1911、1932。

¹¹¹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上，頁 5。

¹¹² 同前註，卷上，頁 1。

¹¹³ 同前註，卷中，頁 2。

順著植物的根幹枝葉，讀者與嵇含一同重新認識南方的土壤、水文、氣候，以截然不同的角度觀看過去被貶為「禽獸」的人們的日常，進入他們的脈絡重新理解那些「奇」，終將發現本質上他們或許與我們並無二致，一樣努力在有限的自然條件中生活，一樣擁有對種種美好價值的追求與渴望。由「奇」、「怪」、「非常」開始，最終再次走向「常」，而此一辯證的認識過程，也進一步豐富了我們對「常」的想像。嵇含在描述林邑進貢大如杯盤的海棗後，不忘興奮地提醒讀者將此新知與過去被視為荒誕神話的故事連結：

昔李少君謂漢武帝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非誕說也。¹¹⁴

同樣的，任蒼梧太守的殷巨第一次看到大秦經廣州貢獻的異寶時，¹¹⁵ 也為這些只見於傳說中的物件驚喜不已，特別是曹丕刻意在《典論》中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否定其存在可能的火浣布：¹¹⁶

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靡休。……芽萌炭中，類發爐隅。葉因爛潔，翹與炎敷。焱榮華寶，焚灼萼珠。丹輝電逝，彤炯星流。飛耀衝霄，光赫天區。惟造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燎無爍而不焦，在茲林而獨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竝在，與大椿其相率。乃採乃枿，是紡是績。每以為布，不盈數尺。以為布帔，服之無數。既垢既汙，以焚為濯。投之朱鑪，載燃載赫。停而冷之，皎潔凝白。¹¹⁷

殷巨在賦中描述遙遠海隅中有一座終年燃燒著熊熊烈火的島嶼，島上的樹木在火中欣欣向榮，而火焰也彷彿是樹木綻放的花朵，五行中相剋的兩者在此相生

¹¹⁴ 同前註，卷下，頁3。

¹¹⁵ 《文士傳》，西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52，〈吳書·顧邵傳〉，頁1229。

¹¹⁶ 西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4，〈三少帝紀〉，頁117-118。

¹¹⁷ 西晉·殷巨：〈奇布賦〉，韓格平等校注：《全魏晉賦校注》，卷5，頁435。「丹輝電逝」原書作「電近」，此處依《歷代賦彙》改。

相成。眼前的火浣布，正是用神話般的火焰島上的樹木纖維所製，因此每當投入火中，就像重生那樣潔白無瑕。火浣布源於火州之木的傳說似為交、廣特有，如楊孚《異物志》亦載斯調國採火州樹皮以為布，而《搜神記》和《神異經》則採西域使者所言的火鼠皮之說。¹¹⁸ 雖然真正的火浣布是由石綿所作，¹¹⁹ 但不應輕易將這些遠方傳入的異物知識貶抑為滋養神話的道聽塗說。正如郭璞為《山海經》作注時說的：

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

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麋，越

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¹²⁰

怪與異並非物本身既有之屬性，而是由判斷者與物的經驗距離決定：一切熟習之物皆屬「常」，罕見未聞者則屬「非常」，「常」的累積與歸納構成了常識，此常識反過來否定了「非常」而名之曰「怪」曰「異」，遂形成一封閉迴圈。神話傳說也好，遠方殊俗也好，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隨著與異質他者的接觸日增，這些挑戰「常」與「非常」界線的新知無疑也日益頻繁地由邊界滲入中國。中州之人固然可以一概視之為天方夜譚的「異物」、「志怪」，如同帝國擷取異寶點綴般去脈絡地摘引作為文資談助。然而，《南方草木狀》一類將目光投向邊陲的異物志也提供了另一種認識與驗證的可能。如《山海經》載南海之外有「貫匈國」與「交脛國」，並以當地人民胸口有孔竅、腳脛曲折交叉等奇異生理特徵作為國名由來。¹²¹ 漢代的《括地圖》進一步演繹，將前者起

¹¹⁸ 見前引《三國志》裴注。又見東漢·楊孚著，吳永章輯佚校注：《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33。（日）大平幸代：〈火浣布をめぐる言説：魏晉における「異物」の記録と語りの世界〉，《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研究教育年報》第 8 卷（2011 年 12 月），頁 1-13。

¹¹⁹（美）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著，吳玉貴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頁 491-493。

¹²⁰ 西晉·郭璞：〈注《山海經》序〉，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5 年），頁 478。

¹²¹ 《山海經校注》，卷 6，〈海外南經〉，頁 194-195。

源和防風氏的叛變與大禹的仁慈連結起來。¹²²西晉張華《博物志》則將主角換成防風氏的臣子，更回扣《山海經》的相對位置，將「交脛之國」安置在現實中的「交趾」。¹²³不同於上述神話傳說的編纂，出生廣州的楊孚在《異物志》中告訴我們，穿胸國人與中原之人型態並無差異，所以被稱為「穿胸」，不過是因為「其衣則縫布二幅，合兩頭，開中央，以頭貫穿」，而不像中原習見的左右開襟。¹²⁴以中原為中心看，交趾、日南是「天下」的邊陲，也是「常」與「非常」的邊界。然而換個角度說，嶺南也是一扇窗，讓中州之人得以窺見更豐盈的「常」。而對「常」更開闊的認識，既是接納南方成為共同體的基礎，也是從「中國」邁向「世界」的契機。¹²⁵

六、結語

晚漢晉宋之間，由於南向開發與海洋貿易，記載南方特有動植物的異物志蔚然成風。此一豐富的寶庫除了作為博物談資外，更重要的功能毋寧是協助

¹²² 漢·佚名：《括地圖》，收入於《藝文類聚》，卷 96，頁 1662：「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胸國。」

¹²³ 西晉·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卷 2，頁 22。

¹²⁴ 東漢·楊孚著，吳永章輯軼校注：《異物志輯佚校注》，頁 15。

¹²⁵ 從這個角度也可以進一步思考交廣的神仙信仰。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以故人身分受聘為嵇含參軍的葛洪。他因先遣在廣州待了兩年，而後又於赴交趾句扁令之任途中再次被廣州刺史挽留，終老於斯。東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外篇自序〉，《抱朴子內篇校釋》，附錄一，頁 375-376。唐·房玄齡：《晉書》，卷 72，〈葛洪傳〉，頁 1911-1912。在廣州的葛洪得以更切身體驗那些在傳統中原經驗中難以想像的事物，並因此對於神仙之術有更大的信心。如下面這段從水精的製作反推煉金的話語：「外國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抱朴子內篇校釋》，卷 2，〈論仙〉，頁 22。雖然葛洪所謂「雜五種灰以作」的「水精」應該是指玻璃。

帝國在知識上掌握陌生新疆域，進一步將之安置於恰當位置，成為可以言說的「天下」的一部份。士人雖共享此一知識庫，但個別的選擇與融裁卻可能呈現出不同意態，進而使帝國採取不同行動。

《南方草木狀》以「狀」為名，無疑帶有將地方情實上達的意圖。相對於以漢武帝朝為典型，掠取珍異、妝點帝國功業的征服王朝模式，嵇含明顯更傾向進一步掌握土地之宜，透過土貢將地方納入國家的資源流通網絡。書中對「南北異宜」的強調既是以地方的有限性作為共同體存在必要之依據，也在物產與人才的類比傳統下帶有對南方秀士難以進入朝廷的諷諭。

在薩伊德關於東方主義洞見的照亮之下，對於帝國擴張中與他者相遇的討論大多聚焦於優勢文化的敘事策略，即如何藉由一套以自身為中心的階序論述，將「他者」化為落後、匱乏、野蠻、獵奇的對照。攤開史書，本文涉及的這塊土地直到「帝國」歷史的尾聲都難逃此類敘事：蠻煙瘴癘，珍異而無用的寶物，逐臣與貪官，失志的苦悶和夜郎自大的野心，交織在叛亂與征服的主旋律中。然而，如果跳脫由中心出發的思考，我們也會看到除了靜態的「佔據一階序化」外，一代又一代與這片土地相遇的人也曾努力更深一層地進入它，尋繹種種奇妙不思議所以生成的情境，使之獲得被理解的可能。¹²⁶ 關於南方的博物知識紀錄雖往往以「奇」、「異」為標舉，但如《南方草木狀》一類著作為我們展示了另一種可能：透過長養於嶺南風土的植物及其融入當地居民生活的點滴，為中原讀者勾勒出陌異疆域的「日常」，進而消融非此即彼的封閉思維，使「異」得以成為「常」的一部分，使「常」更加豐盈、靈活、開闊——這未嘗不也是嵇含遺留給「子弟」的禮物。

（責任校對：王誠御）

¹²⁶ 關於與帝國內部他者相遇的衝擊與反思，胡曉真以明清西南書寫為例做了系列細緻的考察。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西漢・桑弘羊著，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西漢・劉向著，王叔岷校箋：《列仙傳校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
- 西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東漢・胡廣等著，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東漢・郭憲著，王根林校點：《漢武帝別國洞冥記》，收錄於《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東漢・楊孚著，吳永章輯佚校注：《異物志輯佚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東漢・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 東漢・佚名著，王根林校點：《漢武故事》，收錄於《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魏・曹操、曹丕、曹植著：《三曹集》，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
- 漢魏・佚名著，何清谷校釋：《三輔黃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吳・萬震著，陳直夫校釋：《南州異物志輯稿》，香港：陳直夫教授九秩榮慶門人祝賀委員會，1987年。
- 西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西晉・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收入宋・左圭輯：《百川學海》，臺北：藝

文出版社，1965 年。

西晉·郭璞注，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5 年。

晉·徐衷著，許雲樵輯註：《南方草物狀輯註》，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70 年。

東晉·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雜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

東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南齊·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

* 北魏·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 年。

梁·陶弘景著，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 年。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 年。

* 唐·房玄齡著：《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 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北宋·王觀國：《學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

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 年。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

二、近人論著

- 王文進：《裴松之《三國志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7年。
- 王利華：〈《廣志》成書年代考〉，《古今農業》1995年第3期。
- 王國良：《漢武洞冥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 王 庸：《王庸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 * 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 王晶波：〈《異物志》的編纂及其種類〉，《社科縱橫》1993年第4期。
- 田曉菲：《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 向 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朱淵清：〈魏晉博物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
- 余 欣：《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余嘉錫著：《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沈凡玉：〈齊梁宮廷賜物謝啟的新變意義與文化意涵〉，《清華中文學報》第20期（2018年12月）。
- 周偉洲：《長安與南海諸國》，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
- 邱澤奇：〈漢魏六朝嶺南植物「志錄」輯釋選（一）：萬震《南州異物志》〉，《中國農史》1987年第3期。
-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
DOI:10.6327/NTUPRS-9789863502128
- 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苟萃華：〈也談《南方草木狀》一書的作者和年代問題〉，《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卷第2期（1984年）。

- 郁冲聰：〈從幾種《異物志》看東吳對交州的統治——兼對東吳交州地區《異物志》產生原因再探析〉，《中國地方誌》2017年第10期。
- 馬泰來：〈《南方草木狀》所記小說故實討原——偽書窺管〉，《采銅於山：馬泰來文史論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
- 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王文進先生指導。
- 陳佳榮：《隋前南海交通史料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年。
- 陳恬儀：〈論南北朝的謝啟：以賜物謝啟為觀察中心〉，《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中國文論與名家典範》第36輯（2013年9月）。
- * 彭世獎：《中國農業歷史與文獻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年。
- 彭兆榮：〈此「博物」抑或彼「博物」：這是一個問題〉，《文化遺產》2009年第4期。
- * 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產研究室編：《《南方草木狀》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年。
-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 寧稼雨：《魏晉風度：中古人生活行為的文化意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年。
- *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 蕭 璠：《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3年。
- 賴信宏：〈《漢武故事》成書時代新探〉，《東華漢學》第17期（2013年6月）。
- 鮑遠航：《《水經注》與魏晉南北朝地理文學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繆啟愉：〈《南方草木狀》的諸偽迹〉，《中國農史》1984年第3期。

韓格平等校注：《全魏晉賦校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

羅桂環：〈關於今本《南方草木狀》的思考〉，《自然科學史研究》第9卷第2期（1990年）。

*（日）小林清市：《中国博物学の世界 — 「南方草木状」「齊民要術」を中心に》，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3年。

（日）小南一郎著，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日）宮崎市定著，韓昇、劉建英譯：《九品官人研究法：科舉前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日）駒井義明：〈所謂の孫權南方遣使について〉，《歴史と地理》第25卷第6號（1930年6月）。

（日）杉本直治郎：〈郭義恭の『廣志』：南北朝時代の驃國史料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23卷3號（1964年12月）。

（日）川勝義雄著，徐谷梵、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日）大平幸代：〈火浣布をめぐる言説：魏晉における「異物」の記録と語りの世界〉，《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研究教育年報》第8卷（2011年12月）。

*（日）内田吟風：〈『異物志』考：その成立と遺文〉，收錄於仏教大学歴史研究所森鹿三博士頌寿記念会編：《森鹿三博士頌寿記念論文集》，京都：同朋舎，1977年。

（法）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美）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新北市：立緒文化，2011年。

（美）珍·波本克（Jane Burbank）、（美）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 Cooper) 著，馮奕達譯：《帝國何以成為帝國：一部關於權力、差異、與互動的全球政治史》，新北：八旗文化，2021 年。
- (美) 瑪麗·路易斯·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著，方杰、方宸譯：《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 年。
- (美) 薛愛華 (Edward Hetzel Schafer) 著，吳玉貴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
- (美) 鄧津華著，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 (1683-1895)》，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 年。
- David John Arnold. *The Tropics and the Traveling Gaze: India, Landscape, and Science, 1800-1856* (熱帶與旅行的凝視：印度、風景和科學，1800-185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 Londa Schiebinger.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ntje Richter. (Eds.).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中國書信文化史), Leiden: Brill, 2015.
- Ma Tai Loi (馬泰來),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an-Fang Ts'ao-mu Chuang* 南方草木狀," (《南方草木狀》的真實性) *T'oung Pao*, 64(1978), pp.218-252.
- Tian Xiaofei. *The Halberd at Red Cliff: 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 (赤壁之戟：建安和三國),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Fang, X.-L. (1974). *Jinshu* [Book of the J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Tang dynasty)

- Jai, S.-X. (1982). Mou, Q.-Y., and Miu, G.-L. (Eds.). *Qi min yao shu jiao shi* [Essential techniques for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Beijing: Agricultural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 Ji, H. (1965). *Nanfang caomu zhuang* [Plants of the southern regions]. In Gui Z. (Ed.), *Baichuan xuehai* [A series of collectanea] (Vol.13). Taipei: Yee 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Jin dynasty)
- Kobayashi, S.-I. (2003). *Tyugoku hakubutugaku no sekai—nanpoukusakijyou seiminyoujyutu wo tyuusin ni* [The world of Chinese natural history: Focus on plants of the southern regions and essential techniques for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Tokyo: Rural Culture Association.
- Liu, Sh.-F. (1992). *Liu chao de chengshi yu shehui* [Cities and society in the Six dynasties]. Taipei: Student Co., Ltd.
- Ouyang, X. (1999). *Yiwen leiju* [Classified collection based on the Classics and other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Tang dynasty)
- Peng, Sh.-J. (2016). *Zhongguo nongye lishi yu wenxian yanjiu* [Studie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y and documents]. Guangzhou: Shijie Tushu.
-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ical Heritage Institute. (Eds.) (1990). *Nanfang caomu zhuang guoji xueshu taolunhui lunwenji* [Collection of pap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nfang caomu zhuang*]. Beijing: Agriculture Press.
- Uchida, G.-P. (1977). I butu si kou: sono seiritu to ibun [A study on I-wo-chih: Its origin and literary remains]. In Bukyoudaigaku rekisikenkyuujyo Mori Shikazo hakase syoujyu kinen kai (Eds.), *Mori Shikazo hakase syoujyu kinen ronbunshuu* [Collection of papers in commemoration of Mori Shikazo] (pp. 275-296). Kyouto: Douhousya.
- Wang, J.-B. (2000). Han Tang jian yi yi Yi wu zhi kaoshu [Study of lost record of strange things between the Han and Tang].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1, 178-184.

臺大中文學報

(第七十六期抽印本)

植物與帝國：《南方草木狀》 與魏晉時期的嶺南記憶

胡 頌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三月出版